

鲁迅研究新前沿丛书



认识中国的一扇窗

王锡荣——著

陈漱渝
*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认识中国的一扇窗

王锡荣——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识中国的一扇窗 / 王锡荣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407-7296-3

I. ①认… II. ①王…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②鲁迅研究 IV. ① K825.6 ②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6513 号

认识中国的一扇窗

作 者 王锡荣

责任编辑 庞俭克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出版人 毕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7-7296-3

定 价 36.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鲁迅研究新前沿丛书》缘起

陈漱渝

在信息科学领域，被称为新前沿的有新型计算机系统、高效信息储存、极限通信传输、超级芯片等。在鲁迅研究领域，何谓“新前沿”？

如果从1909年5月出现了第一篇介绍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域外报道算起，鲁迅研究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鲁迅生平史料可以说已挖掘殆尽。对鲁迅文本的解读虽然一度有单一化的弊病，但在总体把握上也可以说基本正确。要继续拓展鲁迅研究的学术空间，实可谓难矣！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从个体精神心理、文化诗学、叙事方式、文体演进等不同视角切入鲁迅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把鲁迅世俗化、玄学化等不良倾向。无论在国内，抑或国外，鲁迅研究实际上已呈现低迷的态势。

然而在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下，仍有一些老、中、青的鲁迅研究者传递着鲁迅经典的精神火炬。他们深知，鲁迅经典不仅在中国新文化构建过程中发生过摧枯拉朽的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鲁迅文本进行重读和重释，使其蕴含的跨越时空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以回应当今文化建设中面临的迫切问题。这就是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动因。

不过，鲁迅研究领域的“新”与“旧”并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新”不完全意味着正确，“旧”不完全意味着谬误，而是彼此交织，交相辉映。从这个意识上说，我们期待的“新”绝不是对前贤研究成果的颠覆，而是一种超越和拓展，实质上是希望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愈益完善。

这套丛书的作者包括了鲁研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又包括了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他们的成果是对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新进展的一次检阅。丛书中对鲁迅科学思维方式的系统研究，对鲁迅小说、杂文文体形态和文化渊源的深入研究，以及运

用医学、民俗学、书法鉴赏、文物收藏等多方面的知识，对鲁迅丰厚文化遗产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无疑是鲁迅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丛书中还有不少扎实的考证文章，对澄清历史事实，恢复鲁迅的本真面貌大有裨益，为提升“鲁迅学”的学科水准铺垫了雄厚的基石。

2014年5月

自序

眼下已经是二十一世纪，鲁迅已经谢世 70 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去读 70 多年前的鲁迅？我们已经读了他几十年，难道还没有读够？鲁迅真的值得我们无止境地阅读吗？不是有人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作为作家他“戳不住”吗？不是有人说鲁迅的文字半文不白，读起来疙疙瘩瘩，文理不通吗？还有人指出鲁迅爱骂人，尖酸刻薄，对冤家“一个都不宽恕”，缺乏和谐精神，甚至提出“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吗？又有人指出鲁迅对中医、京剧有偏见，说鲁迅受了苏联的骗，因而替苏联鼓吹，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而之所以捧鲁迅，全是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某愤青甚至说，我们花了两千年才推倒一个孔子，难道还要再花两千年推倒一个鲁迅吗？

对鲁迅的非议多了。反正如今是破除偶像的时代，又是造星时代，破了精神偶像，造了娱乐明星。鲁迅在当下，也几乎成了娱乐明星。不论正面负面，不管是非曲直，只要吸引眼球。许多人不是炒鲁迅，而是借鲁迅炒自己。循此逻辑，诸般高论出现也就不奇怪了。确实，今天网络文化铺天盖地，信息爆炸，五花八门的稀奇物事充斥眼帘，慢条斯理的传统阅读早已过时。但是，我们究竟应该读什么书？除了调节神经的快餐文化、随看随扔的速朽文字，究竟还有没有值得我们沐手敛衽、诚心捧读的书？

问题在于文学作品有无阅读价值，究竟以什么来衡量？我想至少要有两点：一曰思想价值，二曰文学价值。书是否值得永久读，也只要两点：永久的思想价值和永久的文学价值。孔子已经死了 2000 多年，还在被人读得津津有味。从孔子到鲁迅之间，无数曾经时髦的人们被历史淹没了，鲁迅之后无数人也已经或将要被历史所淹没，而鲁迅文章仍然为无数人所爱读。为什么？因为他有深刻的思想和隽永的文笔。鲁迅对人性的逼视，对人类灵魂的拷问，让每个读者坐不住。当别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层面苦苦思索时，鲁迅的目光却审视着比意识形态更深一层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性。鲁迅的深刻，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鲁迅的文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暗暗折服。有谁能够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面

对黑暗、暴力、侵略、屠杀而横眉冷对，转而给以致命的一击？这就是鲁迅作为“民族魂”的价值。比之那些无病呻吟、忸怩作态、顾影自怜，“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缺钙文字，其生命力怎可同日而语！

不错，鲁迅是离世 70 多年了，鲁迅自己也希望自己的文字是速朽的。可是他的那些洞察人类的心智、画出了中国人灵魂的不朽文章，怎么会过时呢？鲁迅生前，就有人曾经宣布“阿 Q 时代已经死了”，意谓鲁迅已经过时，最终只是贻人笑柄罢了。现在时代当然已经进步多了，在和平环境里，我们当然也需要怡情养性的轻松文字和草木虫鱼的悠闲文字。但是，仅有这些，够吗？足以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试想，当我们面对大使馆被无端炸毁，全民久盼的奥运会火炬传递被干扰，面对四川特大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面对这个“独”那个“独”的“独”夫们的聒噪，我们是更需要鲁迅文字呢，还是那些风花雪月、灯红酒绿文字？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也许心智衰弱的人承受不了鲁迅的沉重。的确，鲁迅曾经是苦难民族文化的代表，他的文字有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常常要逼着你直面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经受过生活苦难磨砺的人更能读懂鲁迅、感受鲁迅。但这不是缺乏生活阅历的人远离鲁迅的理由。恰恰相反，很多处于生活磨难中的人们，正是从鲁迅那里得到了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去战胜绝望。因此，缺乏生活阅历的人更需要鲁迅。认真读过一遍鲁迅，就会懂得，鲁迅的文字就是一种精神的支撑力，让你挺直人的腰板，树起人格的脊梁，学会做堂堂正正的人。鲁迅的文字中就是有一种凛然的正气，容不得一点污泥浊水。读多了，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分辨友与敌、人与兽、是与非、正与邪的能力。

无数读过鲁迅的人，早已悟到：鲁迅是一部“知人论世”的宝典。从这一点上说，鲁迅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二十世纪的一部杰作，任何一个正常的、正直的、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从阅读鲁迅中得到人生的启迪、心智的成熟和道德的提升。只有那些心理虚弱，无是非观、无正义观、无历史观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几百年都没有发言权，在近百年向世界争取话语权的历程中，鲁迅功莫大焉。现在的中华民族，正在历史的向上的三角形中攀登，在这路途中，我们面临的挑战和磨难，绝不比 70 多年前少，因为 70 多年前的社会博弈更多成分是物质之战，现在的博弈，更多表现为心智之战。因此可以说，现在我们更加需要鲁迅，因为鲁迅是心智的强者。中国人如果弄丢了鲁迅，就是使自己走向弱智。说实话，我对那种号召人们“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要“推倒”鲁迅的人的用心，是很怀疑的。如果只是为了炒作自己，那还罢了；如果真的连鲁迅都要扳倒，那么他们要标举什么样的中国人呢？还怎样让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自立呢？这种大的是非都弄颠倒，就不仅仅是误人子弟了。

且说，有人谓鲁迅文章有语病，半文不白，疙疙瘩瘩，其实是极大的误解。要知道，这已经是对古文的巨大变革了！巨擘迭出的那一代人，用的可都是这样的语言啊！而鲁迅是当时公认的用得最好的一个！没有鲁迅这代人对古文的挣脱，我们至今还在“之乎者也”呢！用这个来否定鲁迅，就否定了那整整一代人，也否认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说这话的人，以为自己比鲁迅高明，其实已经数典忘祖了。老实说，有些地方是他自己没有读懂。

至于说鲁迅因为没有长篇小说而“戳不住”，那还是“玩笑只当它玩笑”好。谁不知道世界文学巨匠契诃夫、欧·亨利等人，都是写短篇小说的！其实，鲁迅根本就不想当作家，他只是想把中国人的灵魂描绘出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什么小说，什么散文诗歌，对他来说，只是匕首和投枪，用以与黑暗肉搏的。对于“作家”这个名目，鲁迅不屑一顾。“戳不住”论，未免小家子气了。

再说鲁迅的“骂人”，被他骂过的人委实不少。不过，别忘了鲁迅是在一个可诅咒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可诅咒的地方，周围是可诅咒的黑暗，“骂”正是鲁迅与黑暗的“无物之阵”对抗的手段之一。其实，人们现在是只看见鲁迅骂人，而没看见别人骂鲁迅更刻毒，甚至向权势告密，那是可以危及鲁迅性命的！其实，鲁迅之“骂”，多出于民族社会利益的考量，而不是一己的恩怨。至少是他认为碍着人民的“牙眼”了，不骂不足以匡扶正义、警世戒俗。

诚然，被鲁迅骂过的，也不尽是“坏人”，但今天来看，即使是“好人”，之所以被鲁迅骂，也大抵是做了该骂的事。其中也有人后来发达起来，名声大了，还活得长寿，倒过来对早已无法应对的鲁迅说三道四，后来的读者还信以为真。生活中的鲁迅“骂”人并不多，更多的是热心帮助人、关心人，承他出资营救者达数十人，一生捐款助人达万元以上。在朋友中，鲁迅的古道热肠有口皆碑。

至于把鲁迅与孔子并列为推倒对象的，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是连讨论的必要也没有的。因为孔子根本就没有被推倒，近年正随新国学兴起而大盛；而毛泽东推崇鲁迅不假，但早在他开始谈论鲁迅之前，鲁迅早已名满中外了。

多年来，有人老在说：鲁迅是人不是神，不要神化鲁迅。这说得对。可是，人们一面这样说，一面却要求鲁迅从不犯错——只要从鲁迅那儿发现一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惊小怪咋呼起来。鲁迅早说过：人要完人，那么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了。是人就有局限性，就有缺点，有偏见。没有缺点就成怪人了。可有的人就喜欢拿了放大镜来看鲁迅的缺点，却往往只是捕风捉影。生活中的鲁迅肯定受过别人的骗，也肯定有偏见，他的话也肯定不是一句顶一万句，甚至他骂人也肯定有骂错的时候。但他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解读的深度，他的视野的广度，却肯定胜过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当人们在意识形态层面思考的时候，他已经越过了这一层次，在更深入的地方思考。鲁迅的耐读就在这里：往

往人们对鲁迅做出的评判，或许若干年后会被证明是对鲁迅的误读，当有些人自以为抓住了鲁迅一点小纰漏，不久却被证明是自己不知深浅。

郁达夫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中国出了一个立于世界伟人之列的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让我们还是多多拥护、爱戴、崇仰他，至少多多了解他吧。至于了解他的良方，自然还是——读鲁迅！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鲁迅是他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当然也是我和无数人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民族、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扇窗。收录在这本书里的20篇文章，就是近年来我读鲁迅的一点零碎感想，也就是我从鲁迅这扇窗里窥见的人世一角。其中也有几篇不是全部直接讨论鲁迅本人的，但多半还是有点相关的。自然不敢说得其真髓，莫如说是浮光掠影，甚或是捕风捉影，就教于学林就是了。

作 者

2012年3月2日于沪滨里虹桥畔

目 录

《鲁迅研究新前沿丛书》缘起	陈漱渝 (1)
自 序	(1)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1)
追问鲁迅究竟发生了什么影响?	
——《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导言	(11)
一生居城市, 每日见世相	
——鲁迅的城市生活体验	(38)
鲁迅研究新成果与新版《鲁迅全集》	(61)
鲁迅的艺术实践及其意义	(68)
鲁迅的出版传播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78)
从鲁迅的社会文化策略看创新精神	(87)
鲁迅翻译活动一百年的启示	(97)
鲁迅的民俗文化观与社会改革	(105)
红色记忆——鲁迅与上海文化名人遗址寻踪	(113)
鲁迅丧仪文物解读	(130)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原稿解读	(155)
鲁迅研究的世纪回眸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简评	(161)
鲁迅与德国文学简论	(166)
鲁迅与爱尔兰文学	(184)
斯诺认识中国的第一扇窗	
——纪念埃德加·斯诺和姚克一百周年诞辰	(190)

略论“左联”的“左”	(197)
“台州式硬气”说 ——鲁迅眼中的柔石与方孝孺	(207)
我参加“提审胡风”的前前后后	(217)
后 记	(221)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一、胡适还是鲁迅？

近几年来，有人提出了“鲁迅还是胡适？”的命题，引起了老大的争论。如果说，这还只是各抒己见，那么有人极而言之“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而最后真正的结论是不要读鲁迅。胡适呢？则是应该在年轻时读而到老自然不用读了。有人提出鲁迅胡适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鲁迅拿国民党政府的钱因而没有骨气，而胡适则保持了一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云云。还有，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的强有力的批判者”^①，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是做了一点实际工作，而不是领导者，而比鲁迅小10岁的胡适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他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领导者。此外，胡适还比鲁迅有思想，甚至私德也比鲁迅强，等等。而鲁迅本来并不怎么高明，只是被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而捧上神坛的。

在这种比较之下，得出“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我选择胡适”的结论不仅是顺理成章，其实是必然的选择。

这跟几十年来的说法当然是大相径庭的。当然，“从来如此，便对么？”于是人们发了这样的质疑，又从而发现了胡适的高明了。

世事真是难料，几十年来的基本结论似乎真要被颠覆了。

然而，事情真这么简单吗？整个二十世纪的基本结论就这么说变就变了吗？天下真的要变了吗？

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又是颇有建树的学者，还是知名度很高的社会活动家；既得到过台湾最高领导人的赞赏，也受到过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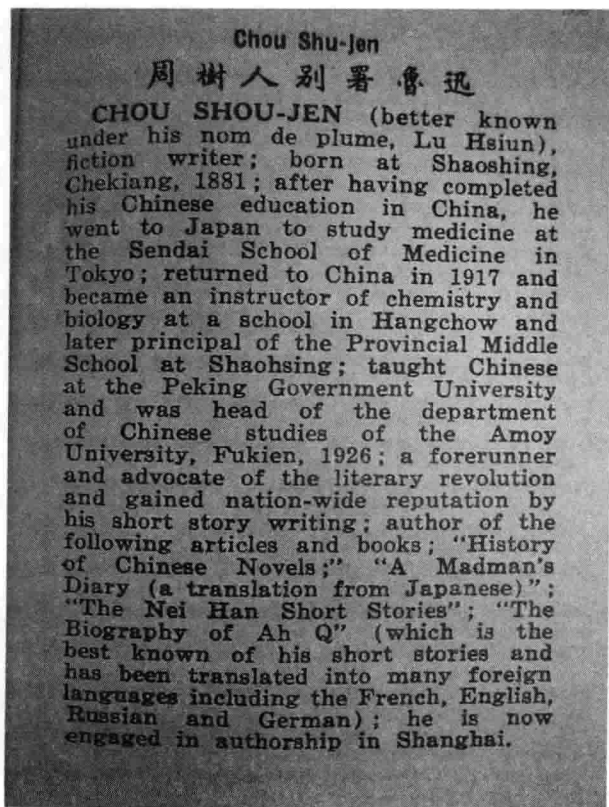
^① 见韩石山2007年8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大领袖的青眼看待——他不也曾是胡适的仰慕者吗？胡适还是道德的楷模，对青年后辈很提携，对妻子、情人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而鲁迅虽然也受到伟大领袖的高度赞赏，却是被那位后来的台湾最高领导人通缉过的，而且更要命的是，他说的话都成为后来人们做坏事的依据。所以鲁迅当然不是值得歌颂、值得景仰的人伦楷模。

这就是当下几个时髦文人的高论的核心内容。

但是，我们姑且不论近来暴露出来的胡适婚外搞大表妹的肚子，害得人家一辈子不嫁，还有过不止一次婚外情之类的风流韵事，却还装得跟圣人似的！也姑且不谈他对溥仪去称“皇上”，还不说他与蒋氏的小骂大帮忙事实，光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的功劳究竟怎么看？过去压到地底下固然不该，可今天抬到天上去就对了么？他提倡新文化运动不假，但是就凭他那两下子提倡，咋呼几声“文学改良”，吟了几首不成样子的大白话诗歌，就大功告成了吗？



1936 年的名人词典

谁不知道，当年胡适、陈独秀开始大张旗鼓提倡白话文、新文化，提出了一些口号，他们闹了一阵子，因为太空洞，看看没人响应，尽管又弄出了一出低水准的“双簧戏”来，却还是不行，终于弄得“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①，几乎快要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鲁迅的出现是如何让他们颇激动了一阵子。

诚然，也不要全盘否定胡适的功劳，正如鲁迅说的，他的提倡之功，是不能抹杀的。可鲁迅不抹杀胡适的提倡之功，难道胡适的徒子徒孙倒要来抹杀鲁迅的鼎力支撑之功吗？

这就叫人看不懂了：鲁迅到底哪里得罪这帮爷们了？怎么说，也不至于说胡适该继承而鲁迅该扔，甚至“迟早会上胡适”^②！

其实，鲁迅与胡适的功过是非，不是现在人才会想到的，几十年来早就有不少人看到了，不光是毛泽东，比他早的，比他迟的，有的是。有人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那真是不了解历史了——其实，五四时期鲁迅出名的时候，毛泽东还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临时管理员，三十年代初鲁迅名声如日中天时，毛泽东还在山沟里被国民党围追堵截，1936年鲁迅死，被民众誉为“民族魂”，万人空巷送葬，而那时毛泽东说些什么话在上海北平还没有人能知道。鲁迅哪里轮得到毛泽东来“捧”啊？！

其实，从鲁迅一出现，就有人“捧”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五四时期的实录。

二、是谁“捧”红鲁迅？

其实，当时大“捧”鲁迅的大腕级人物，正是陈独秀、胡适。陈独秀捧鲁迅，这是公开的，毫无保留、毫无隐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佩服得五体投地”^③！看他写给鲁迅兄弟的书信，就可以知道，他们编辑《新青年》，是十分仰赖鲁迅的小说、周作人的小品的，当然来者不拒，不仅如此，反而时时求稿。实际上，如果没有两位的来稿，《新青年》是会显得苍白空洞的。当然别人也写了不少好文章，但周氏兄弟的文章显然使这刊物生辉，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使胡适、陈独秀们提倡的“文学革命”有了“实绩”。鲁迅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固然是由于钱玄同、刘半农等的力劝，自然也包括陈独秀。而后来的勉力作文，则与陈独秀关系更密切一些。《呐喊》也是在陈独秀的极力敦促之下才决定编辑出版的。

胡适也是大力追捧鲁迅的一个。他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

① 见鲁迅《呐喊·自序》。

② 见韩石山2007年8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③ 见陈独秀致鲁迅信。

对鲁迅做了这样的评价：

至于这五年来白话文学的成绩，……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个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三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①

陈独秀、胡适是何等样人，这不用介绍了，他们对鲁迅的恭敬，其来有自。因为鲁迅的贡献放在那里，鲁迅的地位放在那里。在学问、功底上，胡适自然不及鲁迅，这是谁都清楚的。本来胡适可以以其提倡新文化的先锋性胜出，但最终在鲁迅出手后，他不得不退后，风头稍逊。在创作上，鲁迅的小说鹤立鸡群，而胡适的诗真只能说是“尝试”。他自知底气不足，便自我安慰：“工具还不伏手，技术还不精熟，故还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② 故他曾请鲁迅、周作人为他修改新诗。继而在鲁迅的杂感面前，胡适更相形见绌。之后胡适开始“踱进研究室”，恐怕与此多少有点关系。在做学问上，胡适与一帮大学者热衷于小说考据，尤其是《红楼梦》，还开始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研究，显出了不小的格局。但鲁迅随后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又一次占据要津，至少不输给胡适。

直到1929年，“新青年”团体早已解散，鲁迅兄弟早已失和，却也都与胡适渐行渐远了，胡适在同年9月4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却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可见胡适对鲁迅是什么感觉。

注意胡、鲁关系的人会发现，鲁迅从1929年倾开始，对胡适的态度就不大“恭敬”了，多次抨击新月社，甚至直指胡适本人的言行，直到1933年撰文明批胡适，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开除胡适出民权保障同盟，等等。可是，胡适终其一生都没有对鲁迅不恭敬，甚至当苏雪林那样谩骂鲁迅，胡适反而批评苏。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绅士风度吗？上面所引这段话，可说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其实在他们之前，早有人在“追捧”鲁迅了。

一个是傅斯年。《新潮》1919年2月号有署名“记者”（应是编者傅斯年）的写道：“《新青年》里的好文章，就质料而论，胡适君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陈大齐君的《辟灵学》，实在是近来少有的。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

4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一段疯话》，说：“……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

①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载《〈申报〉五十周年纪念集》，1922年3月出版。

② 同上。

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5月，他又在《新潮》里答鲁迅的信，除了诚恳接受鲁迅对其新诗的批评，并恭维鲁迅“《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在同一期里，他还写了一篇《随感录》，其中说：“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ive）和内涵（Impre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的一位健者。”^①

这位傅斯年，可不是一般人，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可是已经崭露头角，编辑了《新潮》，后来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后曾任接收专员、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还有一位著名的所谓“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的《吃人与礼教》^②一文，对鲁迅的佩服更是溢于言表：“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还有一个追捧鲁迅的人，也是了不得的——茅盾。1921年，他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其中说：“过去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新青年》九卷一号），……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中间的不了解，隔膜。”^③

第二年，他又在《通信》中写道：“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在是一部杰作。”^④

到1923年，鲁迅的《呐喊》出版后，茅盾写了那篇著名的《读〈呐喊〉》，称《狂人日记》为“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概括给人的印象“只觉着受了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吃辣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觉得

① 均见所列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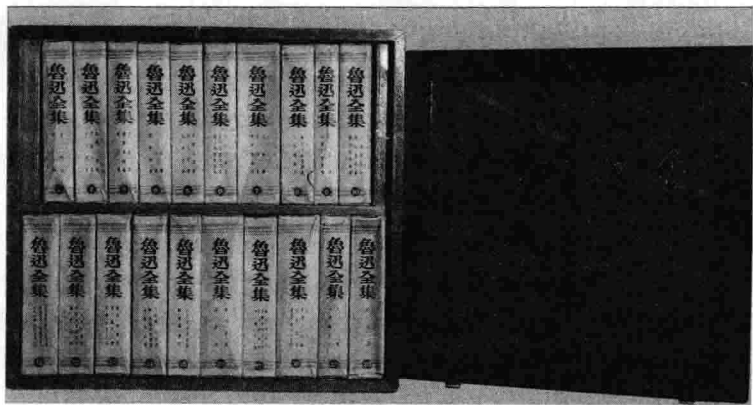
② 刊《新青年》六卷六号，1919年。

③ 见《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年8月10日。

④ 见《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10日。

‘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①

其实当时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公认的，“追捧”鲁迅的绝非少数人。《小说月报》1922年三月号上汪敬熙的《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一文，尽管认为当时没有多少好的小说，但也承认“文学革命之声叫了四五年了。但是看看文学界的现状如何?……小说的杰作不过只有鲁迅先生的《药》《明天》《一件小事》，以及冰心的《一个兵丁》几篇短篇小说而已”。1923年8月31日《民国日报》一篇记者报道更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正红色的封面上印了书名‘呐喊’和著者‘鲁迅’四字，内容包含着鲁迅先生五年来（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小说创作底全部，一共十五篇。虽然这些都是曾在杂志和日报上看见过的，然而现在一齐收集了，便更容易领略他的技术和思想的特色，所以虽然只是旧稿，也就足以使我们另有新的欢喜在心里跃动了。”作者甚至统计了鲁迅的创作后，发现鲁迅创作最多的年份是1922年，月份是10月，因而说：“我们倘可照这表面而陈述我们的希望，恐怕谁都希望他此后在年都如一九二二年，在月又如十月的吧！至如那些时常说‘我最爱读鲁迅’的朋友们，这更不消说得了。”



鲁迅全集第一版第一号

此外还有1923年的《时事新报》有署名“Y生”的，也写了一篇《读〈呐喊〉》，这样说：“近年文艺界中，虽有很多努力的人，在辛勤得播种，但收获的总太少。就创作小说而言，也不过几种，其中有独树一帜特殊的作用，收效最大，最使我

^① 见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